

研究漢語詞彙的趣味

主持人：竺家寧教授

竺家寧教授：

今天丁老師主講的題目是有關詞彙方面的，丁老師在學術界的聲望各位耳熟能詳，不必我再多做介紹。我要特別說的是，從這幾次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丁老師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位非常傑出的聲韻學家、音韻學家、方言學家，但這幾次的演講也談到和文學的關係，今天就是以詞彙為主題，這個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因為一個成功的語言學家不是孤立地在一個小的領域之內發展，所有語言現象都是相通的，最後都能夠相輔相成的。我記得我的老師許世瑛先生從我唸書時就告訴我們這個概念，他說研究聲韻不能只研究聲韻，必須關懷其他相關課程。那麼，丁老師給我們的系列演講，就正好告訴我們這個重要性，也就是語言學家應該怎麼做。我另外還要介紹，三十多年前，丁老師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考官，我的學位論文是在丁老師手上通過，所以他實際上也是我的老師。現在就請丁老師開始為我們進行精彩的講演。

丁邦新教授：

謝謝竺教授的介紹，剛才竺先生提到研究語言學的人興趣應該廣一點，這個話實在是說得對極了。我先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趙元任先生他大概是我們這一行裡面的第一位，所謂中國語言學之父。我們覺得有許多老師都是可以趕得上的，可是趙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在我個人的感覺裡是趕都趕不上的兩位學者。趙先生一直到退休時，人家問他說：「趙先生你研究語言這麼久，你覺不覺得厭煩？為什麼目的來研究？」趙先生回答兩個字：for fun。就是覺得有趣味，覺得好玩。所以趣味是在學問背後推動我們看好多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我今天講研究漢語詞彙，就是講它的趣味。其實漢語詞彙的研究，竺先生是專家，不過我談的問題可能是在詞彙裡頭比較特別的幾個小問題。

大概從六十年代開始，我在作聲韻、方言之餘，就來看詞彙問題，今天這個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報告，談談我以前做的結果。我最早的一篇文章主要是從報紙上一則夫妻吵架的新聞引起來的。報紙上一個小方塊說夫妻兩個人吵架，丈夫說「夫妻」是「夫」在前面，所以「夫」比較重要。太太說「陰陽」是「陰」在前面，所以太太比較重要；丈夫又說「男女」是「男」在前「女」在後，所以男性比較重要，太太又說「雌雄」是「雌」在前「雄」在後，所以女性比較重要。我當時覺得很有意思，開始想我們為什麼不說「雄雌」、「陽陰」？我完全是看到報紙上一篇開玩笑的文章引起興趣

的，我想這裡頭可能有一個道理，這就開啟了我對並列語的關注。

一、並列語的語序

（一）國語中的並列語

剛剛說「雌雄」、「男女」前後兩個是成分是同等的，是並列的。在國語中的並列語，像「多少、風雨、手腳、買賣、吵鬧、燈火、水土、支持、衰朽、教養」，而不說「少多、雨風、腳手、賣買、鬧吵、火燈、土水、持支、朽衰、養教」。為什麼不說反面的次序呢？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說：「並列項目的次序，在文法上是可以顛倒的，雖然有時在習慣上不可以顛倒」。這時候我就覺得奇怪，所謂「習慣」是什麼意思？我想只有一個辦法來解決問題，就是把國語中所有並列語通通收集在一起觀察它的情形。上次講演我說翻了《全元散曲》，這次我翻了整本《國語辭典》，發現當中的並列語有許多是有次序關係的，譬如父子、夫婦、兄弟、君臣、師徒、主僕、秦漢、孔孟、甲子、問答，這些詞彙一定得去掉。表面上是並列的，但實際上是序列的，當中有社會架構或文化關係來控制它的次序。除去序列語之外，再加上一些別的資料，一共得到3056條雙音節的並列語。那麼，什麼是別的資料？就是四個字的並列語，如東西南北、雞鴨魚肉這一類。還有一些其他資料是指《國語辭典》中沒有著錄，但其他研究者已經指出來的。

此外，我發現姓李的不管多麼厲害他總是在後頭，「溫李」（溫庭筠、李商隱）、「蘇李」（蘇武、李陵）或（蘇味道、李

嶠)或(蘇頌、李義)、「王李」(王世貞、李攀龍)、「牛李」(牛僧儒、李德裕)。但到了另一個情形就是在前面，像「李杜」(李白、杜甫)或(李固、杜喬)或(李膺、杜密)，我想會不會是單字聲調的關係控制了次序。再看「劉白」(劉禹錫 772-842年、白居易 772-846年)、「元白」(元稹 779-831年、白居易)，白居易名氣很大，他的年紀跟劉禹錫一樣，比元稹還稍微大一點，為何不是「白劉」、「白元」呢？「白」是入聲，是不是入聲字在後？所以我從這個方向想，一定有一個元素在控制兩者的次序。

我第一個方向是純從國語的角度來分析 3056 條資料，結果得出如下規則：

在國語中，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陰平字，它一定前，(包括陰平—陽平、陰平—上聲、陰平—去聲)；如有一個是去聲字，它一定在後，(包括陰平—去聲、陽平—去聲、上聲—去聲)；如沒有陰平字，也沒有去聲字，則陽平字在前(包括陽平—上聲)。

這個規則代表說話的人在組成並列語時所流露的自然節律，一共可以涵蓋 86% 的材料，有 14% 是例外。這不是鐵的定律，只是說話的時候覺得哪一個比較順口，怎麼個順口法子呢？陰平的在前面，去聲的在後面。當我得到這麼結論的時候，我發現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國語辭典》裡的 3056 條詞彙是什麼時代成形的？不是

說國語的人才定下這個次序的，有的成於兩百年前，有的三百年前就有，像「衰朽」這個詞彙可能唐朝就有了。這時候要如何控制所謂陰平、陽平？陰平、陽平分化前只是平聲，該怎麼辦呢？我無法解決。剛剛講到「元白」、「劉白」，可能入聲字在後。現在國語沒有入聲，必須得把材料完全換一個角度，按照歷史上的四聲來重新觀察這批資料，暫時不管平聲分化，濁上歸去，入聲消失等問題，我得到一個結論：

在中古漢語中，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平聲字，它一定在前，（包括平—上、平—去、平—入）；如有一個是入聲字，它一定在後（包括平—入，上—入，去—入）；沒有平、入聲字時，上聲字在前（包括上—去）。

當我得到這個結論時，問題仍是存在。由於材料本身不一致，不知道是平聲分化以前存在的詞彙，還是後來才有的詞彙？當中的困難是，這些資料本身雖然有其意義，但卻很難肯定。於是我再另起爐灶，我要找一個時代很肯定的例子來做，也就是《論語》、《孟子》、《詩經》。為什麼選《論語》、《孟子》？是因為語錄性的性質較強；為什麼用《詩經》？因為我們多少年來研究常用《詩經》，而且《詩經》四個字的句子很多，想像它的並列語應該也很多，因此我從《論語》、《孟子》、《詩經》入手，限制範圍來看

它的情形。

在談《論語》、《孟子》、《詩經》之前，先說四個字的如：筆墨紙硯、喜怒哀樂、之乎者也、醫卜星相、酸甜苦辣、妖魔鬼怪，四個字是按照二加二，前後兩個二字組合，大體上都是按照聲調的次序來排。很有意思的是「東西南北」，有「東西南北」兩種說法，也可以說「東南西北」，但絕不會說「東北西南」、「西南北東」之類的。既然四個字為何不會有其他說法？而「東西南北」和「東南西北」都合於我的分析。底下就要談《論語》、《孟子》、《詩經》的並列語。

（二）上古音中的並列語

1、《論語》、《孟子》、《詩經》的並列語：酒食、損益、夷狄、狂簡、辭氣、松柏、師旅、鐘鼓、鳥獸、賓客

2、《論語》、《孟子》、《詩經》的序列語：日月、上下、神祇、雅頌、公卿、晝夜、二三、五六、長幼、文武

去掉序列語後，分析的結果得到一條規則：「在雙音節並列語中，如有平聲字，它總用為第一成分；如有入聲字，它總用為第二成分；在沒有平、入聲字時，上聲總用為第一成分。」合規則的都在 86% 左右，《詩經》只有 76%，因為《詩經》押韻的關係，有些地方得遷就全首的韻，而改換次序，《論語》、《孟子》與剛剛的國語都是 86%。換句話說，我前面的觀察雖然在時代上有問題，不見得資料都對，但是指出來的方向是對的。也因為這個原因，即使在 3056 條的並列語中有 50 條是錯的也沒有關係，是在誤差範圍內，

可以允許有些錯誤，也許認定上有些問題，但是絕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四成分的並列語同樣也是前二後二的組合，合於上述規則的達到 84%。例如：車馬衣裳、鄰里鄉黨、剛毅木訥、分崩離析、鴻雁麋鹿、雞豚狗彘。無論你觀察現代、觀察古代，結論是說，並列語的次序是受字調制約的。當說話的人選擇兩個字組成並列語的時候，不自覺地就說出聲調最自然的次序來。換句話說，平聲在前，入聲在後，這個次序是很自然的。那麼「平上去入」四調排名的先後正代表他們用為並列語成分的先後。當然你可以說平聲字多，平聲重要，可是上、去呢？為什麼我們要說「平上去入」而不是「平去上入」？因為《切韻》這麼定。為什麼這麼定？我相信有一個很自然的聲調限制。因為是很自然的限制，所以不會是百分之百都合於聲調的限制，可是百分之八十幾的制約力，是有一點意義的，不然沒辦法解釋我們現在說的像是「筆墨紙硯」總是去聲在後頭。這是我第一個向大家報告的。

換句話說，國語中的並列語和《論語》、《孟子》、《詩經》的並列語，大概從國語到上古都有一個限制。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上古的聲調是什麼？我們現在的分析認為從《詩經》時代，一直到漢代、魏晉、隋唐，大概基本上都是四個調，調值可能或高或低不一樣，但是四個調的間架是存在的。唐代以後，聲調變化得多了，所以我們現代國語的詞彙有若干部份是延續從前，受平上去入的制約，而「平」正好變成陰平、陽平，因此平總是在前。換句話

說，聲調的演變和歷史的關係以及詞彙組成的關係是若合符節，不會因為推翻某一點，其他也就被推翻了。

二、名詞—形容詞的反常次序

有一次開漢學會議，日本教授橋本萬太郎說中國南方方言與北方方言不一樣，例如「客人」南方叫做「人客」；「乾菜」叫做「菜乾」；「公雞」叫「雞公」；「牯牛」叫「牛牯」。橋本萬太郎以此說明中國方言南北兩極，是詞序的顛倒。我當時告訴他不是這個樣子，因為把公牛、母牛的「公」和「母」當成性別的形容詞，可是牛公、牛母則不是把次序反過來，而是說牛爸爸、牛媽媽。後面的字是一個名詞，不是形容詞。橋本不相信，所以我們兩個在那次會議後至少爭論了半個鐘頭。隔了好多年，我慢慢地寫了這篇文章，閩南語說「牛公、牛母、狗公、狗母、雞角、雞母、雞健」，「雞角」是公雞，「雞健」是沒有生蛋的小母雞。從後面的三個來看，「雞健」不是「健雞」倒過來，「雞角」也不是「角雞」倒過來，後面的字是名詞，是代表某一種東西。

廣東話「魚生」就是「生魚」，但意思並不是把「生魚」倒過來變成「生的魚」，「魚生」是一種菜。「菜乾」也不是把「乾菜」倒過來，「乾」是名詞，所以可以說「菜乾兒」。後面的名詞可以加「兒」，可以是豆乾兒、葡萄乾兒、蘿蔔乾兒，這個「乾」絕不是乾蘿蔔、乾葡萄……把它倒過來。趙元任先生早就指出：「比如廣州話在普通的詞組『生魚』之外，有一樣菜叫『魚生』。」

好像是說『魚生的』，其實『生』此處是當名詞用，所以這個結構事實上等於說『魚生菜』，還是合于正規的次序，修飾語在被修飾語的前頭。」由此可知，「魚生」不是「生魚」倒過來，同樣結構的還有糖稀、口紅、蛋黃。這道理很容易懂，是因為中國的詞彙經常有兩種用法，又可以當名詞，又可以當動詞，如「我鎖好了鎖」、「他是代表學生的代表」，這個「代表」又是動詞又是名詞。國語有「牙刷」，廣州話有「耳挖」，本來是動詞的「刷」跟「挖」，在這裡都用作名詞，等於是「牙刷子」、「耳挖子」。不能說「牙刷」「耳挖」是把「刷牙」「挖耳」的詞序顛倒過來。我後來在剛才舉的例子以外，又找了客家話、廣東話、湘語幾種方言中「牛公」、「牛母」怎麼說，「公」和「母」是把人類親屬關係的詞彙挪用到動物上。所以我說「牛公」、「牛母」就是牛爸爸、牛媽媽的意思。同時，客家話有「蝦公」，不是公蝦；閩南話有「碗公」，是大碗的意思，不是公碗，可見「公」的用法放到後面是名詞，絕對不錯，所以我說橋本的意見恐怕是站不住腳。

再將我這個意見拿到上古去看，《詩經·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傳說：「中谷，谷中也。」孔穎達疏：「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根據古人的意思就是說這是詞序顛倒的現象，「中谷」就是「谷中」。我看到這個說法覺得有問題，在解釋上可以說「中谷」就是「谷中」，可是實際上這兩個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可以從「中途」、「途中」來看，「中途」是「半路」，大概是路途的一半，可能是百分

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可是「途中」就不一定，「途中」就是「路上」，你走了百分之十也是途中。所以「中途」的「中」是半的意思，「途中」的「中」是一個方向字，是路上，可能剛走了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九十都是路上。所以古人說「中谷，谷中」的解釋是對的，但二者涵義並非完全一樣，我們還說「下江」，所以「上、下」在一個字的後面是方向，在前面則是指哪一段，可見從上古到現在，這個次序基本上是沒有改變。

三、方言詞彙的現代性

（一）閩語的「鼎」

這是我研究方言時想的問題，以下是我早年寫的文章中的一段：

某一個詞彙在歷史上可以肯定它應用的時段，到某一個時期之後已經被其他同義詞代替了，不再見用了；而這一個詞彙卻保存在某一方言之中，那麼就可以用它來作為方言區分的一個條件。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假如我們在方言中找到一個字，這個字在漢語主流當中已經被別的字取代了，但仍存在這個方言當中。這時產生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所謂「方言詞彙」是什麼意思？所謂「方言詞彙」，以閩語來說，無論是閩南、閩北、閩東、閩中，基本上都一樣，內部有其一致性，但對外有排他性。例如其他的上海話、北京話絕不說「鼎」，但是不能否認與福建交界的地方偶爾也可能有

客家話、有別的方言用「鼎」字，但是在他們的方言當中絕對沒有內部的一致性，這就是方言詞彙。

我最早發現的就是「鼎」字，我小時候在嘉義長大，曾聽見外面的人叫：「補鼎」，意思是補鍋、修鍋，從前的鍋可以補，不像現在壞了就丟掉。很多年後我來研究「鼎」字時，發現很有趣的事，根據《漢語方言詞匯》，國語中的「鍋子」在漢語方言中可以分為三類：

- 1、基本上用「鍋」或「鍋子」一類的詞彙：官話、湘語、贛語。
- 2、基本上用「鑊」或「鑊子」一類的詞彙：吳語、粵語、客家話。
- 3、基本上用「鼎」一類的詞彙：閩語。

這裡把所有方言通通指出來，而那裡頭沒有一個方言是內部一致用「鼎」的，假如偶爾用「鼎」我沒有計算，只有閩語內部全用「鼎」。那麼，究竟早期的「鼎」是怎麼用的呢？因為史語所二十五史可以檢索，這是我當初做所長時主持的計畫，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願意主持二十五史的電腦化、數據化，我說我自己來做。因為所長權力比較大一點，我就可以徵召不同的人，漢代找兩位，唐代找兩位，與弄歷史的人配合起來。等做得差不多以後，我心裡想這個資料對歷史的研究很重要，對語言大概也很重要吧！總有一個題目可以做吧！我就來示範寫一篇文章，看一看古書裡頭有沒有利用檢索資料，可以讓我們看到不同的現象。那時候我做的就是「鼎」

字，現在能跟方言的「鼎」字配合起來，是我想不到的。

根據《史記》的用法，表示「鍋子」一類的詞彙有三個，它們出現的情形是：鼎 129 次、釜 7 次、鑊 2 次。我剛才說《國語辭典》是從頭翻到尾，《史記》可不是從頭翻到尾，如果從頭翻到尾，一個字一個字找太麻煩了，這是有了檢索的方便。

用「釜」字出現 7 次，這裡舉出 4 個用例：

- 1、《史記·五帝本紀》：合符釜山。
- 2、《史記·項羽本紀》：破釜甑。
- 3、《史記·趙世家》：城中懸釜而炊。
- 4、《史記·蔡澤列傳》：遇奪釜鬲於涂。

這是很普通的記載，可見平常所用的鍋是「釜」。

再看只有兩見的「鑊」字：

- 1、《史記·范雎傳》：賈有湯鑊之罪。
- 2、《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臣請就湯鑊。

兩次都跟「湯」字一起出現，可以知道是煮水的大鍋，可以用作刑具的，例如平常說的「下油鍋」。可見「鑊」那時候都是大的，用來裝水裝油的。

至於「鼎」字的用例有 129 次：105 次指寶器，如「九鼎、寶鼎」；12 次見於年號「元鼎」；6 次意義不大清楚，可能也指寶器，譬如「鼎足」；指食器鍋子的也有 6 次，我們仔細看這 6 次：

- 1、《史記·殷本紀》：（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 2、《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

- 3、《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 4、《史記·游俠列傳》：伊尹負于鼎俎。
- 5、《史記·貨殖列傳》：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

其中有三例都是跟伊尹有關係，有三個指鼎食，可以想見大概那時候的人可以了解「鼎」是拿來當鍋子用的。但是「伊尹負鼎」是指伊尹將鼎背在背上，絕不會是一百公斤的鼎。一定是一個煮飯的鍋，才能背在背上到處走，哪裡可能背著毛公鼎呢？所以太史公還可以了解「鼎」是煮飯的鍋子，說的三個故事都跟伊尹有關。但是當時漢代通常不是用「鼎」字，而是用「釜」字。所以「鼎」字用作鍋子的意思在先秦可能是常用字，伊尹可以把鼎背在背上。到了太史公的時代，凡是把「鼎」當鍋子用的，說的都是漢代以前的史事，漢代的日常用語則用「釜、鑊」等字。「鼎」作為食器還可以了解，但主流漢語已經產生詞彙的創新，平時已經不用「鼎」指鍋子，只用「釜、鑊」了。

現代的閩語沒有經過這個詞彙創新的階段，還把「鼎」當鍋子用，還在那「補鼎」呢。那麼，閩語白話音的「鼎」字就可以推測是漢代以前的留存，跟漢代開始通用的新詞彙走的是分開的兩條路。我想這個推論可能是對的，我的基礎是穩的。我可以再舉個例子，廣東話說「看」是「睇」，我本以為這個「睇」字恐怕是很早的字，後來才想起白居易的長恨歌還有「含情凝睇」的用法，所以說唐代還用「睇」，就不能說這是一個上古的詞，也許後代還有。

所以方言詞彙在古代用或不用是很難斷定的，而「鼎」正好是個可以斷定的好例子。

（二）閩語的「拍」

閩語用「拍」字表示「擊打」的意思。現代的方言可分為兩類：

- 1、基本上用「打」的方言：官話、湘語、贛語、吳語、粵語、客家話。
- 2、基本上不用「打」而用「拍」的方言只有閩語。

同樣的，我再說一次，我不敢保證個別的其他方言都沒有用「拍」字的，但絕不會有方言內部一致性地用「拍」，可是閩語用「拍」。現在把指「擊打」的「拍」字看作閩語方言詞彙。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拍」這個字从「百」，寫作「拊」，意思是「拊也」，諸家都認為「拊」是「拍」字。《段注》引《釋名》作「拍」，以从「百」、从「白」為同字。《尚書·皋陶謨》：「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拊」是輕擊的意思，可見从百的「拍」正有「擊」義。「百」、「白」同在魚部入聲，形又相近，常常互用。「柏」本从「白」，經典多从「百」，恰是反方向的例子。「拊」和「柏」正好用反了，「拍」字原來是「拊」字。這裡有些地方的資料是何大安給我的。

以下用《說文》和《廣韻》來比較，使用二者的原因是《說文》是最早的字書，《廣韻》則是後代使用很多的韻書。

文字	《說文》	《廣韻》
擊	攴也	打也
拞	擊也	打也（鐸韻）；擊也鬥也、止也、正也（陌韻）
挨	擊背也	打也（駭韻），擊也（海韻）
攻	擊也	攻擊

《說文》中「拞」、「挨」、「攻」都說「擊也」，可是到了《廣韻》都是「打也」。當然我們到現在也還知道「打擊」，「擊」的意思我們現在也還懂，現在也還用「攻擊」，可是《廣韻》中解釋的文字一定是比較通俗的，一定是使用當時通行的字，大家才易於了解，所以我很注意《說文》、《廣韻》解釋的文字。不僅《廣韻》是「打」，我後來查王仁昫《切韻》全本也作「打」。從《說文》給這幾個字的解釋看來，當時通行的語詞表示打擊義的是「擊」；到了宋代的《廣韻》裏解釋全變成「打」了。研究詞彙的汪維輝說：「『打』是東漢中期出現的一個新詞。」、「在晚漢三國時期，『打』的用例主要出現在翻譯佛經中，中土文獻還極少見到。」（見汪維輝 2000 年《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這個要請教竺教授，因為他既研究詞彙又研究佛經，我希望汪維輝的說法不錯。這個東漢才出現的新詞在漢語方言中已經用得很普遍了，只有閩語例外。閩語白話音的「拍」字也是漢代以前的留存，東漢中期新出現的詞彙「打」沒有進入閩語。閩語的「拍」字結合力也很強，「打」是很奇怪的字，有人寫過一本小書

《打雅》，裡面全是用「打」的詞彙，如打油、打酒、打電話……，所有的東西都是用「打」，「打」字泛得不得了，同樣閩語的「拍」也可以接上很多別的字。這是詞彙演變的一種現象，換句話說，就是把「打」字泛化，變成經常用的動作。到這裡就把詞彙的時代性說完了。

其實除了「鼎」、「拍」以外，我還有好幾個例子。找一個合適的字非常困難，不曉得要花多少時間才找得到。第一要先肯定它是方言詞彙，再肯定它在古書裡的用法。古書的用法其中有一個陷阱，例如《史記》、《漢書》都沒有，可是你怎麼知道其他漢代文獻也沒有？你只能說我們查到的都沒有。有就非常好，後代沒有，但前代有，這時候你就可以肯定它出現的年代。最近除了方言詞彙的時代性以外，我也提倡用詞彙來給不同的方言畫出層次來，討論它究竟是什麼時候的東西，例如我們能不能解釋廣東話大概是什麼時候從主流漢語劃分出來的？使用詞彙研究的路可能要有人試試看、走一走。現在有人專門研究方言的特徵詞，但是要小心特徵詞得要很可靠才行，也就是其他的方言基本上不大用，這個你才可以使用。例如我是江蘇人，我們家鄉說小孩怕羞是「怕醜」，我想這個說法很特別，結果我在香港也聽到廣東人說「怕醜」，那麼江淮官話跟粵語是何時分開的？這讓我覺得要把方言詞彙和時代性配合起來，真是困難。

四、粵語中的一些避諱的詞彙

為什麼選用「粵語」？因為廣東人是避諱避得最多的一個族群，說閩語的就不那麼多。共有以下的幾種情形：

(一) 同音字有不好的意思，用一個反面的意義好的字來代替。

「黃曆」又叫「通書」，同音字是「通輸」，是通通輸掉，所以要「通勝、通贏」。廣東人「空」、「凶」同音，所以「凶」反過來說「吉」，現代所講的「吉屋出租」就是廣東話避諱而來的例子，「空屋」完全合理，因為發音為「凶屋」，故將之變為「吉屋」。最近友人告訴我，「吉」字現在用成動詞，房子成交了沒有？成交了就说「吉咗」，這真是奇怪得很。又「豬肝」與「豬乾」同音，不要「乾」要「潤」，所以變「豬潤」，「牛舌」和「牛折」一樣，怕折本所以變「牛脷」，「竹槓」和「竹降」同音，所以變「竹升」。

本字	同音字	改用字
通書	通輸	通勝、通贏
空屋	凶屋	吉屋
豬肝	豬乾	豬潤
牛舌	牛折	牛脷
竹槓	竹降	竹升

(二) 同音字有不好的意思，用一個說明本字功用的字來代替。譬

如「傘」和「散」同音，「散」的意思不好，所以要用「遮」。看到這個例子以後，我覺得有一個傳說是有問題的，他們說趙元任先生是個天才，兩三天之內就可以學會一個方言，這個事情我早先很相信，因為趙先生來臺灣講演沒幾天，有幾個詞彙的發音非常標準。看到這個例子我才知道有些東西是可以推測的，例如我沒去過四川，我也會說四川話。因為我把國語翻成四川話，稍微變一下聲調，即使可能有小的地方不對，但大部分是對的。因為音韻的對當性非常強，只要把這邊的某一個調改成那邊的某一個調，這邊的某一個聲母改成那邊的某一個聲母，就可以了，這種情形尤其在官話系統內很容易。但是當我碰到詞彙問題就不行了，詞彙是要一個一個學的，除非這兩個方言的詞彙是一樣的，否則你永遠不會知道「傘」就是「遮」。趙先生也得要學詞彙，不可能幾天內就學會一個方言。

本字	同音字	改用字
傘	散	遮

- (三) 同音字有不好的意思，改變本字的讀音。這是我一個經驗，幾十年前我在香港講聲韻學，我舉了「鉤」字作為 k-聲母的例，學生哈哈大笑，說不是。馬上令我想起這個字可能避諱，因為避諱你就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字正常的念法是怎麼樣，這個字和「屁股」的「尻」發音一樣，所以粵語避諱改

念「k'au55」、「ŋau55」。

勾溝	尻	kau55>k'au55
勾鈎	尻	kau55>ŋau55

(四) 同音的字有不好的意思，用一個意義好的字來代替。這個很麻煩，「船帆」的「帆」因為發音和「煩」一樣，所以特別造一個俗字「鯉」，有的時候寫「巾」加「里」唸「lei136」，改成這個字是因為發音和「有利」的「利」一樣，可是這個字在「船帆」要避諱，但在「機帆船」並不避諱，所以你還是不知道是往哪個方向避諱，這真是方言好玩的地方。

本字	同音字	改用字
船帆	船煩	船鯉

(五) 音近的字有不好的意思，用一個意義好的字來代替。例如「絲瓜」和「輸瓜」發音接近，所以改成「勝瓜」，和剛才的「通輸」改「通贏」一樣，而「豬血」改成「豬紅」，因為紅是好的顏色，血是不好的。

本字	音近字	改用字
絲瓜	輸瓜	勝瓜
豬血		豬紅

整體說來，這些避諱字代表社會上小老百姓的日常希望，經商

希望能夠賺錢，打牌希望能夠贏錢，日子希望過得平安，風雨來的時候要有遮蓋，但是不要「散」。我說完了，謝謝！

【現場問答】

竺家寧教授：

非常感謝丁先生精彩講演，的確詞彙問題非常有趣，在丁先生的講演當中提出好幾個很重要的概念：第一個，提出詞彙當中的並列結構，哪個字放在前頭，哪個字放在後頭，原來是有一些道理在的，丁先生很早就發表了這樣的論點，對國語、《詩經》、上古漢語做了觀察，結論是一樣的，都是按照平上去入，有平的音在前面，有入的音在後面。我讀了丁先生的論著，想到國語是這樣，上古漢語也是這樣，那中古漢語呢？當時我正在研究佛經，佛經的口語性是很高的，而且數量很大，於是我照丁先生的辦法，統計了佛經好幾千條的並列結構詞，結果有 80% 和丁先生的研究是一樣的，如此說來，現代漢語、中古漢語、上古漢語完全不脫離丁先生這樣的結論，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第二，丁先生也特別提出的詞素異序，就是把字前後顛倒一下，像魚生、牛公、牛母、碗公，甚至是《詩經》的中谷，丁先生認為不一定是倒字，可能有別的原因，這我在讀佛經時也發現「人客」、「客人」的問題，過去我看橋本萬太郎的看法，他認為這些南方方言稱為「人客」，很可能是受了侗台語修飾語後置的影響，把它倒過來，結果我在佛經裡發現「客

人」也叫「人客」，我想佛經不可能受到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佛經很多是在長安、洛陽翻譯出來，完全是北方的語言，我想這很可能就是並列結構，「客」就是「人」的意思，我們現在不是也還說「政客」，其中的「客」就是「人」、「俠客」的「客」也是人、「騷人墨客」的「客」與「人」互文，所以「客」就是「人」。我想早先它有可能是並列結構，佛經就是這樣用的。這是我聽了這個講演所想到過去研究所發現的問題，不曉得對不對，還請丁先生指正。最後丁先生也談了一些有趣的方言詞彙的問題，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聽了之後可能也可以從這個方向找出一些在詞彙上有有趣的現象。各位對丁先生所講的哪個部分特別有興趣，很想進一步挖掘的，就趁這個機會挖挖寶！

丁邦新教授：

謝謝竺先生提到他自己的研究和我配合的地方，真是對不起，我不知道竺先生研究佛經的並列語，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表示上古、現代兩個時代之中有一個清楚的資料同時顯示這個現象。剛才竺先生提到「客人」的問題，各位知道閩南語也是叫「人客」，我想他的結論絕對是對的，這可能是因為早期兩個字的意思非常接近，作為並列語。那麼「客」是入聲，很自然擺在後面，反而是「客人」的「客」把「客」字用得比較狹窄，不當「人」講而當「客」講，與「主人」對比，和「人客」的意思在結構上稍微有一些不同，我想他的結論當然是對的。謝謝！

韓國交換教授：

丁先生好，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聽到丁先生的演講，丁先生給我們很大的啟發，這些題目都很有意思，第一個題目我特別感興趣，丁先生提到從上古還有現代國語都是平聲在前，入聲在後，今天的主持人竺先生也說中古也差不多，這樣的現象是為什麼？是為了發音的方便還是聽覺的亮度？第二個問題是，這樣的聲調排列在方言裡面有沒有這樣的證據？謝謝！

丁邦新教授：

謝謝朴教授，他是研究中國漢語文法的人。他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當你說平聲在前，入聲在後，究竟是聲調什麼樣的關係所造成這個樣子呢？我的推測是平聲是一個平的調，大概這個情形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因此當先說一個平的調再接一個往上升或往下降的調比較自然。那麼入聲在後可能是由於它的短促，有一個塞音尾。例如閩南話的「人客」和「客人」（閩南這裡的「人」就是「儂」字），「人客」讀起來就比較自然，就是因為短促的聲音在後頭。「客人」指的是客家人，入聲在前面。基本上，假如兩個成分都是一樣的話，大概短促，有塞音的在後頭，大概是對的。至於方言是否有此一情形？我注意過一部份，廣東話「客人」說「人客」、「熱鬧」說「鬧熱」、「整齊」說「齊整」、「要緊」說「緊要」，大概有好些字是跟國語相反的，而且這種反面現象正好

符合我所說的人聲在後。我沒有徹底觀察，也許在座有人可以繼續這個工作。這是少數的例子，絕不敢以偏蓋全。謝謝！

臺師大講師：

丁教授您好，今天教授您的演講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剛好從第一個部分到第四個部分可以串在一塊，老師提到並列語的語序是聲韻的部分，到最後是避諱的詞彙。我有一個聯想就是，比方說老師剛剛提到的「李」字通常是在後頭，但是提到李白和杜甫卻稱「李杜」，「李」則是在前面，我想這應該也算是一種避諱，因為講杜李的諧音不好聽；老師提到「元白」不講「白元」，「白」字在一般的概念中放在前面通常是當動詞或副詞，語意就沒那麼好，但擺後面絕大部分是當名詞，或者是有名詞成分的語意，就避諱了比較不好的語意。所以我覺得在漢語在詞彙的組合這部分是很有意思的，不單單只是聲韻，有時候和社會的約定俗成有關，也呼應了老師剛剛的結論。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的演講，讓我對整個做了貫通。

丁邦新教授：

這是表示對我的講演的支持，非常感謝！她說的話裡面有一些很有意思，剛剛提到的「白」字在前面怎麼用，在後面怎麼用，例如閩南話的「白目」用來罵人、國語的「白眼兒狼」指壞的人，這種詞彙的善惡性、好壞性，我從來沒有仔細想過，可能放在前面是

有這個意思，這個也是可以想的方向，謝謝！

政大中博三賴位政同學：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還有丁老師好！剛剛丁先生比較了閩語和其他各地方言詞彙的演進問題，也提到閩語未經詞彙創新這一點，我想請教的是，從您所舉的例子來看，閩語都跟其他方言不一樣，甚至跟客家話也不大一樣，我想請問的是：閩語沒有詞彙創新的現象，它可能的原因是什麼？是它對古典的保存比較完整，還是它跟周邊比較少交流？因為在臺灣我們在講閩語保留比較多古典，常會被引伸為文化上判斷的依據，不知道老師您對閩語沒有詞彙創新的現象的解釋是什麼？

丁邦新教授：

這裡我要稍微糾正一下，我並非是認為閩語沒有詞彙創新，而是就「鼎」、「拍」字來說，閩語沒有經過詞彙創新的階段，並不是說閩語沒有詞彙創新。事實上，閩語當然有好多詞彙創新，只是牽涉不到我現在所講的時代性的問題。我覺得閩語為什麼跟其他方言不一樣，眾所周知，是因為它從古漢語分出來的時間太早。我也寫過若干篇文章，最早是從聲韻學方面來看，舉了閩語的一些例子，像「蟻」、「騎」、「寄」等等，有若干字韻母還有「a」的聲音，我覺得「a」的聲音大概只在西漢存在，西漢以後這些字不再念「a」，因為它是支韻字，原來屬歌部，後來演變的方向就不一樣。

我最近就從詞彙方面去加強我的說法，從詞彙、音韻兩個部分來說明閩語是從漢代就分出來了。所以漢代以後的詞彙創新，閩語沒有經過，但是閩語有自己的詞彙創新，並非不創新，尤其從文言音借過來用，是有很多改變。漢代以後的詞彙創新，可能由於閩語已經分出來了，從主流漢語分出來了，也就沒有經過創新的階段。反而保存更早的東西。你現在說閩語大概是古老一點的，這話並沒有錯，現在還有人用鼎煮飯，這多麼了不起，其他方言的人聽到會嚇一跳。總之，閩語在詞彙創新的方面是有的。謝謝！

臺大中文所畢業生：

老師您好，我是台大中文系的畢業生，剛剛講到鼎的問題，我家是閩南人，我媽媽說閩南人炒菜的鍋子叫做「鼎」，煮湯的就做「ㄗ」，我很好奇「ㄗ」是對應國語的那個字？是否有時代上的差異？

丁邦新教授：

這個我可以很簡單的回答：不知道。因為這個字如果要考究的話，關係到推求方言本字的問題，我也不曉得是什麼字，可能可以考證《廣韻》中有沒有哪一個字的聲音、聲調和它都能配合。很多字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因為推求本字是很費事的，可是做了又不是有很大的成就，所以我很少做這方面的研究。對妳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解決，但研究這個的學者不少，可以請教他們。

臺師大講師：

我本身是閩南人，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地方方言分支的問題，並不是每一個閩南家族裡頭都會把炒菜的鼎，和煮湯的器皿分開來稱呼。再者，閩南語一直長期以來都有文白異讀的情況，如「馬上」文白不一樣，一個是時間詞，一個是在馬的上方，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而且閩南話有漳州、泉州、廈門等差異，這也許可能是個特例。

丁邦新教授：

剛剛的發言提到好幾個有意思的問題，首先是閩南話的文白，我最近寫了不少篇文章來談。閩南話的文白很有意思，有的文言是另外一個方言的白話，有的真正是其他早期來的另外一個方言。但是文白到現在兩個混淆在一起，有的詞彙根本是半文半白，有的詞彙兩個字，一個文一個白，所以現在簡直是難以分辨。但是研究的人得要釐清文白系統，才能推究早期的音韻究竟是如何。至於地域方言，漳、泉的區別是老早就發現了，所以方言的情形是不是跟剛剛這位小姐問的問題有關，我也不敢講，但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是不是文白，大概關係比較小，因為這是詞彙的問題，至於其他方言可能會有相同的說法，可以再查找。謝謝！

竺家寧教授：

臺灣方言的問題，丁先生很早就寫過一本《臺灣語言源流》，很適合初入（門）的人看看，了解臺灣方言的多元面貌。

丁邦新教授：

剛才竺先生說到《臺灣語言源流》，我要請你們參考更新的書，因為我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四十幾年。學生書局問我要不要再版，我考慮半天覺得不能再版，因為再版要大修，主要修的不是別的地方，是南島語言的部分。當時南島語還有沒調查的，所以我說得很簡單，要再介紹的話非得要很詳細地寫那一部份，這對我來說太困難了，我不願意花這個時間來做，我寧可做別的想做的事情。但是對閩語和客語的分析大概是還不錯的。這是我第一本書，已經四十年、五十年了。

竺家寧教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這是系列演講，丁老師還有一場演講，他跑不掉，各位回去想一想，下次還可以提出來，今天我們的演講就到這裡告一段落，謝謝各位的參與，我們也熱烈掌聲謝謝丁老師！